



書叢小論理藝文

題問諸的學文與新代現

譯迅魯 著仰上片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片上伸著
魯迅譯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大江書鋪版

民國十八年四月一日初版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實價大洋二角

者 片 上 仲

者 魯 迅

者 大 江 書 舖

上海東橫浜路景雲里四號

發行所
大 江 書 舖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魯 片 上
迅 仲 著
譯 著

小引

小

引

作者在日本，是以研究北歐文學，負有盛名的人，而在這一類學者羣中，主張也最爲熱烈。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一月所作，後來收在文學評論中，那主旨，如結末所說，不過願於讀者解釋現今新興文學『諸問題的性質和方向，以及和時代的交涉等，有一點裨助。』

但作者的文體，是很繁複曲折的，譯時也偶有減省，如三曲省爲二曲，二曲改爲一曲之類，不過仍因譯者文拙，又不願太改

小

原來語氣，所以還是沈悶累墜之處居多。只希望讀者于這一端能加鑒原，倘有些討厭了，即每日只看一節也好，因為本文的內容，我相信大概不至于使讀者看完之後，會覺得毫無所得的。

此外，則本文中並無改動；有幾個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補滿，以留彼國官廳的神經衰弱症的痕跡。但題目上却改了幾個字，那是，以留此國的我或別人的神經衰弱症的痕迹的了。

引

至于翻譯這篇的意思，是極簡單的。新潮之進中國，往往只有幾個名詞，主張者以為可以咒死敵人，敵對者也以為將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載，終於火滅煙消。如什麼羅曼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彷彿都已過去了，其實又何嘗出

小

現。現在藉這一篇，看看理論和事實，知道勢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囑力禁，兩皆無用，必先使外國的新興文學在中國脫離『符咒』氣味，而跟着的中國文學纔有新興的希望——如此而已。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四日，譯者識。

引

無產階級文學在日本文壇的成了問題，僅是地震以前不到一兩年之間的事。自此以後，創作方面不消說，便是評論主張方面，無產階級文學的色彩也漸漸褪落，好像離文壇的中心興味頗遠了。然而這事實，未必一定在顯示無產階級文學的意義或價值，已經遭了否定。也不是那將來的歷史底意義，已屬可疑，或者確認了無產階級文學不能成立的意思。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成爲文壇當面的問題的那時的評論和主張，是很有限的，還剩下

應該加以考察的許多的要點，也就是成着一時中斷的情形，這是至當的看法。在現在的日本的社會上，仔細說，是日本的文壇上，這問題之將成中心興味，可以說，倒是難於豫期的事；也許暫時之間，總是繼續着這情勢的罷。然而縱使不過一時，這問題之占了文壇論爭的中心題目似的位置的事實，則不但單從無產階級文學本身的發達上看，就是廣泛地從日本文學的歷史上看，也不能抹殺其含有頗為重要的意義。只靠一隻燕子，春天是不來的。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以更加切實的興味，成為論議的題目，批評的對象起見，則涉及更廣的範圍的深的鋤掘，是必要的罷。但現在且不問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何時將再成文壇的中心

興味的事，而僅就這問題，加以若干的考察和研究，這事不獨爲明日的文學的準備而已，在爲了對於今日當面的文學，加以一個根本底的解釋和批評上，也有十分的必要。以這問題爲中心，搜集了可能的材料，試加以可能的考察，這工作，我以爲不但爲闡明這問題的本身，便是爲解說和這問題相關聯交涉的各種重要的文學上的問題計，也有十分的意義的。

這一篇，就是以這樣的意義爲本的考察的嘗試之一。

一

從古至今，自文學上的考究評論那樣的東西發生以來，現在尙未失其作爲問題的意義的主要的文學論上的問題，還是很不少，然而其中，如這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者，恐怕是提出得最新的了。因此也就有着今後多時，還將作爲豐富地含有文學論上的問題的興味和意義，作許多回論辯批判的對象的性質。問題既然是新的，那解說辯論上的材料便頗少。從作品上，從評論上，較之別的文學論上的題目，可作材料者頗缺如。謂之問題是新的者，一是因爲無產階級文學這東西，作爲歷史上的事實，即使從作品上說，也還出現得很尠少；二是因此關於這些的考察和批判，也就大抵不免於豫想底的了。因爲這緣故，所以現在即使單

以這問題爲中心，從作品上，從評論上，都竭力聚集起這有限的材料來看，也就成了較之在別的文學上的問題的時候，更有意義的工作。而作爲那材料的提出者，則在現在，是不得不首先舉出蘇維埃俄羅斯的文學來的。

這問題，作爲廣泛的藝術上的問題的意義，是蒲力汗諾夫的論文裏也曾涉及了的，但專作爲文學上的重要的實際問題，成爲熱烈的論爭的題目，却應該算是一千九百十八年，新俄形成以後的事。而關於這問題的論爭，也至今尙不絕。倘要說，在今日的蘇俄的文壇上，成着那中心興味的問題是什麼，那我可以並不躊躇，答道是幾多的文學上的論戰批判的。在詩這方面，在小說這

方面，雖然也時有成爲那一時的文壇的問題的作品出現，而遠過於這些一時的流行，不獨在文壇上，且成爲關心文學的許多有識者社會的興味的中心者，是文學論上的實際上的諸問題，還有和這相關聯的各種的論戰和批判。從中，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是成着最熱烈的論爭的题目的，雖在今日，也不能說關於這些的一切的問題，已經見了分明的解決。關於無產階級文學之論，便是蘇俄，大概也還要很費幾年工夫的。至於關於這些的周匝的有條理的學問上的研究，則在事實上，幾乎未曾着手。雖在可以稱爲今日世界上的無產階級文學發祥地的蘇俄，在研究這方面，也不過總算動手在搜集材料罷了。從千九百二十五年一月底

起，到二月初，在莫斯科的國立俄羅斯藝術科學研究所，由那社會學部和文學部的聯合主催而開的革命文學展覽會，恐怕是可以看作那組織底的工作的最初的嘗試的罷。（千九百二十五年的展覽會，專限於俄國文學，將於千九百二十六年春間開催的這展覽會，是以西歐文學爲主的。）

參加於蘇俄的無產階級文學的論爭的人，有馬克斯主義者，非馬克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非共產主義者，右傾派，中庸派，左傾派等，合起來恐怕在二十人以上的罷。就中，如日本也已經介紹的託羅茲基（收在文學與革命裏的無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藝術這篇論文以及別的）的主張，倒是被看作屬於這右傾派

的。正如凡有論爭，無不如此一樣，在這騷然的許多各別的主張中，也自有可以看見一貫的要點乃至题目的東西的。其中之一，而關於這問題所當先行考察者，是無產階級文學的能否成立。

一一

無產階級文學能否成立的問題，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化能否成立的問題。因為文學是無非文化現象的一要素，成為社會的上層構造的。無產階級文化的成立，如果可能，則無產階級文學也該

認為可以成立。

無產階級文化成立否定論的代表，是託羅茲基。託羅茲基的意見，以為無產階級文化這一句話裏，是有矛盾，含着許多危險的。凡各支配階級，都造就了他的文化，因而也造就了那獨特的藝術，這是過去的歷史所明證的，所以無產階級也將造就其自己獨特的文化和藝術，是當然之理，然而在事實上，一切文化的造就，須要極久的經過，至於涉及幾世紀的時光。就是有產階級的文化罷，即使將這看作始於文藝復興期，就已經過了五世紀之久。從這樣的事實看來，則當那一定的支配階級的文化被造就時，那階級不是已瀕於將失其政治上的支配力的時期麼？即使不

顧別的事項來一想，無產階級果真有造就他的『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光麼？對於以爲社會主義的世界就要實現的樂觀說，則爲了達到目的的社會革命的過渡期，倘作爲全世界的問題而觀，就該說並非幾天，而是要繼續至幾年，幾十年的，但總之是在幾十年之間，並非幾世紀的長期，那就自然更不是幾千年了。無產階級不是區別了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制度等，以爲自己的獨裁，僅是短期的過渡時代的麼？在這短的過渡期之間，無產階級可竟能造就自己的新文化呢？況且這短的過渡期，即社會革命的時代，又正是施行激烈的階級鬭爭的時代，較之新的建設，倒是施行破壞爲較多（文學與革命，一九二四年，第二版，一四〇）